

奋斗·青春

## 错那的雪

■李国涛

“好大的雪！”5月30日清晨，我推开房门一看，屋顶、群山全是白茫茫的一片。踏雪寻边，风景错那独好。可这里天天都是风横雪舞，让人早已没了拍照发朋友圈的兴致。

错那，像一颗明珠镶嵌在藏南雪域，藏语意为湖的前面，这里有众多美丽的湖泊，更有连绵不绝的雪山。伴随印度洋暖气流和冈底斯山寒流的亲密接触，五月的错那，雪下得那么认真，银装素裹分外妖娆，却似乎并不得人们欢心。“一年只下一场雪，一下就是7个月。”错那人都这么说。

多少人曾爱慕雪的魅力，却少有人感受过它的威力。

5月22日，我刚来到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团野外驻训场，见习步营教导员雷青松睡眠惶惶、一脸疲惫。听我询问，他倒起苦水，“昨晚一夜没合眼”。两个明显的黑眼圈是有力证据。

雷教导员带领官兵和暴风雪“激战”一夜。零点时分，雨夹雪再加上冰雹，拍打着帐篷“啪啪”作响，雷青松辗转反侧。和往年一样，野外驻训地天天雨夹雪已成常态，但经验告诉他这一夜的雨雪似乎有些反常，像发了疯一样。凌晨2点，他起身掀开帐篷门，鹅毛大雪铺天盖地。“不好，这样下去帐篷会有坍塌的危险。”于是，他赶紧召集各连干部骨干，注意观察，睡觉都必须睁一只眼睛。”

约2小时后，雷青松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积雪冲进伪装网压塌餐厅帐篷，大家迅即进入“战斗”状态。一束束手电光交织穿透夜幕，铲雪、转移物资，官兵们争分夺秒，却不惧暴风雪的无情袭扰，紧接着炊事帐篷也不堪重负倒塌了。破晓时分，看着趴窝的10多顶帐篷，雷青松只能无奈地叹息：“还好，官兵都安全无事。”

在海拔4000多米的错那，不仅有朴实的藏族百姓世代放牧耕作，还有一群最可爱的人驻扎坚守。“在这里，四季如冬。”官兵这样形容错那的气候，乐观中透着无奈。内地天气炎热的五月，错那官兵以“棉袄+大衣”抵御风雪严寒已不是新闻。这个季节耳

朵朵冻疮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，副连长王彬叫来上等兵周强，让我长了见识。取下防寒面罩，周强的耳垂因冻疮导致的溃烂格外惹眼。“我是易长冻疮体质，涂抹高原护肤霜后好多了。”周强一番解释，却难以“开脱”风雪的无情。

风不带刀也锋利，雪不狂舞也奇寒。戍边错那，复合维生素、高原护肤霜、防寒面罩成了官兵的必备物资，即使全副武装，仍然难敌“寒将军”。

大雪初歇，又见老熟人，团通信股长舒彬。他正忙着整理物资，准备前往无名湖哨所检修通信线路。他脱帽抖雪的一刹那，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，稀疏的头发活像收割机在麦田划出的不规则轨迹。寒暄几句后，话题聚集头“你头发怎么掉得这么厉害？”我试探性地提问，他却直言不讳：“头发少，烦恼就少。”说完，呵呵一笑，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。

错那的雪，像一把无情刻刀，改变着戍边人的模样，脱发、指甲凹陷、皮肤皴裂……晋升股长之前，舒彬被誉为“石头连长”。外表刚毅，干练坚韧……2019年11月，巡逻小分队按计划出征B山口，出发前夕，舒彬突然感到左膝疼痛无比，就在半年前休假期间，他被确诊为左膝关节内侧半月板后角损伤和右股骨剥脱性软骨炎，一直未彻底痊愈，可他仍然带领官兵战风雪圆满完成巡逻任务。在连队官兵眼中，舒彬就是笑傲雪域的戍边石。

2015年初，我初识舒彬，那时的他还是一头浓密的黑发。5年时间里，他仿佛长了20岁。他太硬了，无情风雪在他坚硬的身躯上无从下手，只好找寻他的薄弱环节——头发。

戍边11年，舒彬一直坚守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线。脱发之初，舒彬患上“洗头恐惧症”。每次洗头都会大把大把地掉头发，一撮撮黑发飘浮在黄色脸盆里，像一根根钢针刺痛他的神经。

后来，舒彬慢慢习惯了。“反正找到对象了，娃儿也有了，就算掉光了也无

妨。”舒彬笑着自我安慰。他素言不虛，平日里战友给他推荐生发防脱产品，他都一笑而过。每次与妻子韩皎皎视频聊天，他也是以真实面貌示人。

他的“大胆”只敢用于妻子，与女儿妞妞视频聊天，他每次都戴上帽子，他希望在女儿心目中保留完美形象。“妞妞在不在旁边？”这句话成了舒彬与妻子接头的暗号。帽子戴与不戴，全看女儿在不在。

每次休假回家，舒彬习惯性地留长头发，这样一定程度上能遮住逐渐裸露的头皮。他也不知道，自己究竟还能把这个秘密隐藏多久。

舒彬是个典型的乐天派，他还与我分享头发少带来的趣事。一次，他着便装正要外出，一位新上任的少校连忙向他敬礼，原来少校看他显老相貌，误以为他是团领导。互亮身份后，两人相视一笑。

青春易老，但青春无悔。

因为大雪，团宣传股长罗邦杨错过了女儿的出生时刻。妻子的预产期是2019年1月5日，罗邦杨订的是2018年12月24日的机票，他本以为提前十天回家，怎么也不会迟到。奈何12月19日一场暴风雪把出山的道路捂得严严实实，积雪最深处达3米，仿佛一道巨墙横在边关与家之间。12月21日，妻子产检发现羊水偏少，需要尽快剖腹产，家属签字一栏，是罗邦杨姐姐的名字。大雪阻路，心急如焚的罗邦杨只能望雪兴叹，直到工程机械打通道路，他才迟迟而归。罗邦杨提议给女儿取名“罗遇雪”，以示纪念。妻子坚决不许，“这可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，我只盼望你和女儿平安健康”。

错那的雪，像是有种无形的力量，拉远亲情与爱情的距离，却隔不断心与心的相连。团部和无名湖哨所，地图上这两个点紧紧相依，因为雪，现实中连接两点却并不容易。2015年春节前夕，军嫂冷冬梅边探亲夫，便吃尽了雪的苦。坐飞机、换汽车……冷冬梅几易交通工具不远千里来到错那，准备上无名湖陪丈夫周添保过

年。不巧的是，由于突降暴雪，通往哨所的道路受阻。咫尺之遥，竟如天涯。冷冬梅本想“打道回府”，团领导了解情况后随即决定全力护送。官兵闻令而动，驾驶大型工程机械除雪开路。经过数小时的艰苦鏖战，终于将冷冬梅安全送往哨所。团圆时刻，夫妻俩相拥而泣。

风雪无情，边关有爱。我想，风雪唯一惧怕的就是官兵们如火的热情。在训练场旁边，我看到十几棵树干凌寒而立，格外突兀。剥开雪被，又有4棵树已变成枯木，士官侯斌脸上写满失落。自从5月初种下“希望”后，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望照料，结果仍难抵风雪的摧残。“最开始还有几片树叶，现在啥都没了！”

在错那，官兵们可以合力抗击风雪，却无法种活一棵树。由于风雪侵袭，树总是春天栽、夏天绿、秋天枯、冬天死，来年重复同样的过程，又是同样的结局。曾有团领导“悬赏”：谁是在错那种活一棵树，就立三等功一次。

立功受奖倒是其次，一茬又一茬的错那官兵做梦都想在这片不毛之地播种绿洲，建造一座天然氧吧，让大家少受高寒缺氧之苦。那年，一名军嫂到错那探亲，因为肺水肿引发脑水肿，不幸离世。“愿悲剧不再发生！”大家目的明确。

土不肥，官兵们便从低海拔的地方搬来沃土，休假归队带回化肥。气温低，大家便用塑料薄膜为树苗搭建温室，用取暖器为温室加热。还有官兵脑洞大开，用21金维他调成营养液浇灌树苗。2016年，在官兵们的百般呵护下，团机关办公楼前两棵小树悄然成长，眼看胜利在望，一场大雪不期而至，压塌温室，折断树干，前功尽弃。这些年，播绿行动仍在继续，只是风雪肆虐，谁也无奈何。

“这树的根系不发达，难以抵抗风雪。”一位植树造林专家一语道破植树的根源，但是看见风雪中傲然挺立的官兵，他不禁竖起大拇指：“这里官兵的根扎得深！”

年的梦想。

曾经的你从岁月中走来，满脸青涩，步履紧张。而今，你从容果敢，自信坚强。军旅的路坚定向前，青春百炼成钢。

风，染红盛夏的果实，吹散蒲公英的种子。军校用四年培育了我们，我们用数不清的四年，去书写记忆，去创造荣光。

日落云归去，此行路漫漫。这一次的路途再没有人陪着你奔赴，但我知道你将融入更广阔的海洋、更辽阔的天空。看着各自渐行渐远的身影，说一声加油，让我们将精彩的征程写在星辰大海。

## 盛夏的风

■史一童 吕松奇

盛夏的风，一路向北，缠绵而过，氤氲着告别的气息。毕业季，如约而至。

记忆的光，透过窗户落在心上，留下了浅浅的印记。回忆，从未淡去，扉页发黄，记录了年少的心事，承载着当

## 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## 我爱我的军装美

(歌词)

■齐遥

军装美军装美  
军装上有祖国美丽风光  
绿如大地禾苗滴翠  
白似大海浪花飞扬  
蓝若悠悠万里碧空  
迷彩就像林间阳光  
陆海空天戎装儿女  
强军路上英姿飒爽

军装美军装美  
穿军装的队列威武雄壮  
铁血军魂忠心赤胆  
为国重任扛在肩上  
青春年华献给军营  
铁流滚滚驰骋疆场  
再苦再累心也甘甜  
我为祖国守护春光



抗洪尖兵(中国画)

马程成作

长征

第4898期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挺拔的军姿，是生命里有过当兵历史的标志和荣耀。而今30多年过去了，挺拔的军姿仍然让我“巍然屹立”，走到哪里都因此受到瞩目。

受用半生的军姿，却来之不易，是“拔”出来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军人是最可爱的人。走出军营，军姿是众人眼里的风景。

那一年，我在周围人的羡慕中走入部队。

入伍的部队是空军，身高要求一米七以上。当时的我，刚够格。因家境不富裕，从小营养不良，体重才90多斤。部队发的最小号的5号军帽，戴在我头上都“打圈”，非要在内衬垫一圈旧报纸，才能在头上稳住。再加上打小没少帮爸妈干体力活，走起路来就是一棵“歪歪树”。要培育出挺拔的军姿，难上加难。

穿上军装，到了新兵连，教官反复强调，能否在帽子上订上“红五星”，两边领口别上两面“小红旗”，成为真正的军人，第一关，就是军姿。

部队驻扎在关中盆地西部，属渭河流域。夏季高温多雨，秋冬寒冷有雪。

深秋时节的一个下午，我们300多名新兵坐火车到达了关中平原的咸阳。一下车，就被军用卡车拉到了新兵连。

我生平第一次出远门，坐了七八个小时的火车，很是疲惫困倦。一下车，又背着背包，提着沉甸甸的一大袋书，在军用卡车上摇来晃去，浑身上下都不自在。

卡车飞驰。公路两边高高扬起的尘土吸进鼻孔、融入胃里，一阵晕眩袭来，我呕吐不止。到达教导队，人已近虚脱。躺在在床上，敏感的胃在温水和粥的浸润下，慢慢恢复了。

次日一早，身体还有些虚弱的我被教官盯上了。点名让我出列，并告诉我，拔军姿，是军营的第一课。军训这一关过不了，就别想当军人，就要退回原籍。

当兵，是我记事起就执着的梦想。退回原籍，怎见江东父老？

那一刻，我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戴上领章和帽徽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。为了实现梦想，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挺过去。深秋的关中大地，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。训练场上，第一课就是练军姿。军姿和队列，是军人的必修课。通过一系列动作，能将体内的气和身上的每一块肌肉、骨骼，协调到最佳状态，将气与力完美舒展，形成一体最大的合力。站成一棵挺拔的劲松，站出浑身兵味、军人本色，赤胆忠诚。

但是，就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，没当过兵的人，体格再强壮，不下一番功夫，不掉三五斤肉、十来斤汗水，也很难达到标准。何况本来就瘦弱的我？

大家站了没几分钟，整齐的人形就开始乱了，有喊叫的、有歪斜翘起的……再过几分钟，就有倒地的。反而，我这个被教官点名的弱者，咬着牙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不动。

当时，汗水已从我的额头、头发里慢慢滚下来。前胸、后背、大腿、手臂，都不停冒出豆大的汗珠。但是，为了不被退回，我忍着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。头顶的烈日仿佛火魔喷出的火舌，不断往我脸上、头

## 拔军姿

■楚建锋

上、身上喷，一股一股速度越来越快，火苗也越烧越旺……在时钟指向十分钟的时候，突然，我的头一阵昏眩，脚下一软，一头栽到了地上。第一天，我就这样败下阵。

醒来，躺在宿舍的床上，我后悔不已，但坚定的意念告诉自己，要挺过去！第二天，还是十分钟刚过一点，我又晕倒了。

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心发慌。我知道，我第一次出远门，从鱼米之乡的塞上小江南汉中，来到黄土高坡的关中，虽然都在陕西，但风俗相差很大，尤其是以面食为主的伙食让我很不习惯。每天只能勉强吃几口，训练根本扛不过去。所以，从第三天开始，我咬牙逼自己吃。到军训三个月结束时，我已由一开始一顿饭一个馒头都吃不完，到一顿能吃六七十个馒头。胃口大开后，身体也很快强壮起来，能跟上训练的步伐了。

一晃，一周时间过去了。站军姿时，我的腿像装了假肢，站到后来完全麻木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站军姿一结束，稍微动一下，腿就像抽了电，又麻又痛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的身体慢慢强壮起来，不再像开始一样，太阳一晒风一吹，就会倒下。

体力慢慢慢上来了，但动作还是不标准。尤其是挺胸，两肩自然向后张，我怎么也练不好。经常练着练着，思想就开了小差，头也就偏了。如何纠正，有什么秘诀？

无意中我听说，在衣领口扎一圈大头针，人站在墙根面壁，可以纠正这个动作。

晚上，吹熄灯号前，我找了一大把大头针悄悄别在领口上，到营房僻静处去面壁。别说，这个秘诀真管用，不出一个月，我慢慢纠正了陋习，在队列里永远抬头挺胸，目视前方，岿然不动。

练军姿，练的是规矩。刚开始训练，大家对教官的提醒置若罔闻。一次，我又不经意间犯了规，被教官请出队列，命令我绕操场跑步。我边跑边反思，每一步像针扎在脚底，痛在心底。

一次次的训练，一天天地“拔”。三个月的新兵生活一晃结束了，我们连没有一个掉队的，都成了合格的军人。

而今回想起来，正是那段严格的拔军姿生活，让我从骨子里、血脉里、生命里，有了军人的身子和本色，有了军人服从命令、听从指挥，不畏艰难、勇于胜利的情操和品格，让我在人生的征程上，始终昂首挺胸、勇往直前……

那年高考落榜，我报名参军入伍了。临行时，乡亲们就敲锣打鼓欢送我入伍出征，他们把准备好的零食大包小包塞进我的背包行囊里……

自古忠孝难两全。娘在家在，母亲离开我们14年了，我们兄弟姐妹回家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，但父母和乡亲们辛勤劳作的身影在我心里越发清晰起来。无数个夜晚，我想起了母亲烙的芝麻糖，清甜酥香；想起生病时，父亲深夜用瘦弱的脊背背着我去县医院，赶路时那急促的喘息声犹在耳边；想起乡亲们在农田忙活高温酷暑、辛勤耕作的艰难岁月……

去年国庆，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。堂弟开车带我走进了故乡的田野：一棵棵饱满的稻秆被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腰，在秋风吹拂下，金色的海洋掀起了滚滚波涛，此起彼伏。黄澄澄的稻子、绿油油的蔬菜，使田野变得如诗如画。收割机早已走进了故乡农田，当初那么繁重的农务劳作如今变得轻便快捷、轻松愉快。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闻着稻花飘香，久违的幸福涌上心头。“游子，你可记得土地的芳香？妈妈，你可知道儿女的心肠？”一碗水，一杯酒，一朵云，一生情。“夜幕降临了，《乡愁》优美的旋律在我耳边响起，一起澎湃在心头的还有那份对土地、对乡亲的无限感恩之情。

文学作品